



新概念90后实力派 作品范本

晴空

吴洲主编

哭过笑过走过爱过
即使跌跌撞撞
也要一路成长，一路坚强
破茧之后
方知心底仍保有最初的那片晴空

新概念90后实力派

作品范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晴空 / 吴洲主编.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2-05529-5

I. ①晴… II. ①吴…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706 号

书名: 晴 空

作者: 吴 洲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曾 丽

责任编辑: 武 学 冯 晨

责任校对: 冯 晨

责任印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惊叹号设计 王艾迪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6769; 010-64264185 转 8067 (传真)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02758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529-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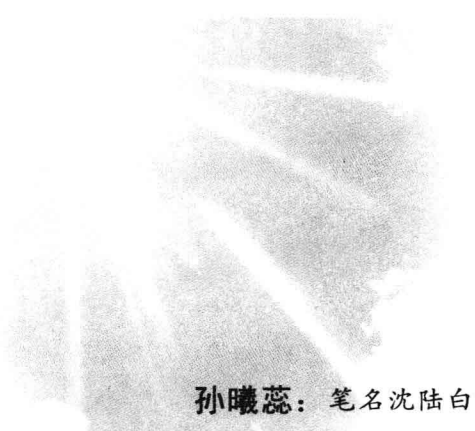
作者介绍

生明星：1992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苏某小城。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看上去此人很励志，实则生性懒散、得过且过。喜欢真实的故事，却又热爱幻想。目前对写作的看法：无论写怎样的小说，都希望读者能在其中得到片刻欢愉。因为人生能让人开怀大笑者实在太少。

勘则平：男，1990年10月出生在北京。天蝎座男生。性格双面，思想理智。崇尚文学，喜欢的作家有苏童、韩寒、周丽晶。曾获得全国第十届“新世纪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最喜欢的作品是周丽晶的《时光纪》。

李晓琳：山东泰安人，1990年生。最大的愿望是可以重新与文字相遇，吟咏生活、书写自己也直面命运。获“新世纪杯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孙曦蕊：笔名沈陆白，1992年夏季生于江苏南京。际遇跌宕起伏，生活灿烂无比。与许多年轻写手不同，并非从小即有写作才华，近几年才开始动笔写生活，所写文章与本人相同，略显粗鲁，充满欢乐。喜欢的作家很多，阅读方面常常有新欢忘旧爱，正因如此，写作风格常常改变，为此苦恼万分。目前计划：写文章，练瑜伽，背单词，做好人。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周笑冰：1992年生，白羊女。性格散见于白羊、魔羯、双子等星座简介。既宅又腐，前途未卜。多才多艺，具体表现为会上网、会听歌、会吃饭。笔名，苏十三。偏安一隅，胸无大志。初中时，在本市报纸上开有个人专栏。曾任《人生十六七》驻营口市小记者团执行团长。高中文学社副社长、校刊主编。文字见诸《中学生心理》《中学生博览》《中学生天地》《人生十六七》等。曾以文字笔伐，终付幻灭；此后袖手旁观，只谈风月。如今叫嚣“不娱乐，毋宁死”。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靳星：1992年2月出生，获第十、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少言喜静。此生愿为人类的幸福而活，知此路艰难，但别无他想。关于其他，少说为妙，亦无话可说。

张坚：1990年2月出生。喜欢幻想、洗澡、走路、发懒以及写字。最喜欢的作家是白先勇。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最喜欢的诗句是顾城的“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在各类报纸杂志偶尔发表一些东西。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收录于各种文集。短篇小说《流年》获得2009年度“汕头文艺奖”精品奖。

封雷：男，1992年生，天蝎座。喜欢笑，很傻或者很灿烂或者很诡谲的那种。世界太小，野心太大，目前正用文字向高处攀爬。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黄河：女，1995年12月出生。14岁开始写作，写小说没几个年头，发过几篇文章。喜欢吃水果糖，喝可口可乐。喜欢吃巧克力，喝奶茶。喜欢听音乐，看网球。经常在百度“浮光流年吧”游荡。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贺伊曼：女，1990年四月生于河南新乡。月亮落在双鱼的土象金牛座。在长沙上大学，室内设计专业。作品散见于《萌芽》。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鲁一凡：1992年生，上海姑娘。幻想症候群，白日梦大王。被认为很暴力也很温顺。懒散又迷糊，性格叛逆。无聊时把小心思幻化成小文章。希望身边的人都过得好，希望看过自己文章的人不要白眼乱翻就好。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辛晓阳：生于1993年7月。喜欢笑，喜欢真实地生活，喜欢在暗夜里把全部的自己付诸文字。讨厌物理，讨厌测800米，讨厌虚伪作态的人和不被信任的感觉。很极端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大的嗜好是看偶像剧。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周月白：1992年5月出生。崇尚史铁生的淡定从容与海子的热烈决然。游走在理性与疯狂、低调与张扬、贫嘴与安静、坚持与妥协、热血与懒散、以梦为马的少年与好好学习的好孩子之间的灰色地带。金牛座物质女，对自己和生活永不满足。获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韦智杰：1993年1月出生。已经17岁却不想长大的小男孩，梦想可以以写作为生，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目 录

岁月的印痕 1

小时候 3

完美的食物 11

熬 22

嗨，爸爸 34

姐姐 41

人生悲喜剧 47

青玉案 49

浅春之下 60

无影灯 77

盲钟 88

目 录

时光等等我 107

乐活主义 109

小城琐事 120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32

被雪覆盖的村庄 146

彼岸有繁花 163

消失恒星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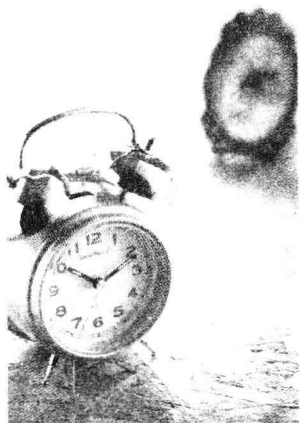
筒子楼 183

五月雪 202

姐姐的森林 224



岁月的印痕



小时候

文/生明星

1992年，正是新加坡禁口香糖、邓爷爷画圈圈的时候。当然这两件事对泰州这个既没见过口香糖又没被画到圈里的沿海小城市来说是什么纪念意义的，之所以要从1992开始讲，是因为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都风起云涌的一年中，我从受精卵变成了人。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除了在“文革”期间都是很受人尊重的。我爸当年在报社工作，而且还不是扫厕所的，这便足以让我仰着头走路了。我妈很有政治头脑。她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于是她去公家的水泥厂当小会计，将自己热衷的爬格子事业降到了第二位。我妈是个好同志，她牺牲了小我，完成了大我，为了我家能与工人阶级搭上边，她不懈努力。于是，执政党成功地成为我们的先锋队，这更加让我可以仰着头横着走了，可惜当年我尚年幼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直把眼睛搁在地上找钱补贴家用。

虽然我没有完成横行乡里的历史使命，但好处是少不了的。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里，人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书看多了就涌现出了一批

— 岁月的印痕 —
·
·
·

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就喜欢折腾文学，折腾折腾就折腾出了一篇文章。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是大家的。当时的文学爱好者还是以70后为主，一点都不懂叛逆，纷纷响应国家号召。他们折腾出一篇文章就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仅有的几台还是286，要交流也只能发表了。要发表就要找报社，到了报社不能找扫厕所的，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爸。为了让自己的文章上报的概率大一些，他们就要送礼。是的，当年的人们虽然淳朴但也明白有钱好办事这一至理名言。而我爸每次都会很善解人意地收下。我依稀记得我爸告诉过我他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他一边啃着别人送的香蕉一边说：“编辑收礼就和医生收红包的道理是一样的。医生要让病人安心，编辑要让作者放心。而事成不成是由天定的。”听了这话我觉得我爸真伟大。之后，我理直气壮地过起了冬天有腊肉、夏天有西瓜的美好生活。

但这种美好生活到我上幼儿园时就结束了。虽然我爸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了几斤水果、几块腊肉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在双规的大环境下他构成了受贿。是的，即使他压根儿不是个官他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受了贿。但他十分有先见之明，在党和国家尚未查到他贪污了几斤水果几块腊肉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编辑这个肥缺跳槽到了文化局，我为能免去“挖国家墙脚罪人的女儿”这顶帽子而欣然接受了从一天吃三个苹果降到三天吃一个苹果的苦日子。

当时电话还未普及，用上电话的人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成了大富翁。走在街上，到处都有以下对话：

“三姑，你干什么去？”

“哼，又要交电话费了。”

这个小城在这些对话中实现了它的共同富裕。

因为电话的普及，电信局也在众局之中挺立起来了。幼儿园的小

伙伴们喜欢比爸爸，当一小姑娘说她爸爸在电信局工作时小伙伴们都以崇拜的目光望着她，个个都问她家里有几个电话，她笑而不答，宛如千金小姐。即使后来我知道她爸是在电信局扫厕所的，也丝毫不能影响她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在比爸爸中我没有丝毫优势。文化局不比电信局，甚至在孩子们的心中还不如报社。毕竟报社是有产物的，一个小编辑也是可以受贿的，而我爸直到坐上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还是只能给别人送礼。在孩子们眼里文化局就是一堆糟老头喝茶看报的地方。我不能说我爸在文化局，我伟大的爸爸不是个只会喝茶看报的糟老头！我的虚荣心开始作祟，我赋予了我爸当时最崇高的职业：“我爸是电信局修电话的。”

我这个人极少吹牛，但我就吹了这一次，还在当天就吹破了。当我说出这句话时，同学们开始惊呼，不一会儿就传到了老师耳朵里。老师很激动，要知道一个班里出现了一个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就像一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怎么能让她们不激动？当即我就得了一朵小红花。老爸来接我放学，老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用极其忸怩的姿态问道：“生小星的爸爸，你可以修一下园里的电话吗？”

我霎时听不懂人话了。那是个美好的黄昏，夕阳将我爸的小二轮镀上了一层屎黄色。我爸面色凝重，他的内心诸多挣扎后，他缓缓吐出一句话：“我不是电信局的，我是文化局的。”

我用虚荣心堆起的小土山轰然倒塌，淹没了我幼小的心。为此，我一个晚上没理我那个曾经伟大的爸爸。为此，直到幼儿园毕业，老师都没给过我一朵小红花。每思及那个黄昏，幼小的我都会面无表情地呢喃：“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后来我爸深觉在文化局的办公室喝茶看报等着领工资是极为浪费生命的。刚巧国家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停职留薪——为广大在办公室喝茶看报者提供了一个回家喝茶看报的机会。我爸自不会放过个机

会，他如从报社跳槽到文化局一般毅然决然从文化局跳槽到家里蹲。我万分痛心，今后的比爸爸游戏，我除了垫底还能有什么发展空间？在家里蹲这个机构里我爸爸已经做到了最高领导人的级别，他也没有上升的空间了。大家都知道当人没有发展的空间时，他是痛苦的。所以我和我爸都极端痛苦。我爸痛苦时就会去折腾文学，期待文学共享的同时痛苦也共享了。我当时没文化，无法与他一道痛苦全人类。我只能在黄昏时分拉开酒红色的窗帘，怅然地看着远处小学墙壁上“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与夕阳相映成趣，我面无表情地呢喃：“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当我看到我爸日日夜夜匍匐于那台286的电脑时，我那颗幼小的心就激荡了。那时正流行古惑仔，我这个四岁小童亦深受感染。我真想揪着我爸爸的衣领吼：“给老娘把招子放亮点！格子有什么好爬，快去学一门手艺，然后到电信局干活去。”

但我不敢，不仅因为他一米八三我一米三八，还因为他是我爸爸，在精神上他也是一米八三。

我知道我爸不能给我带来荣耀了，我只能将满腔的崇敬给了我那坚持在工人阶级岗位上的老妈。可惜好景不长，我妈所服务的水泥厂赶时髦地由公办变成了私营，我妈一琢磨发现执政党已不是她的先锋队了，她成了私营业主的打工者了。出生于1966年的她，立即向领导递上了辞呈。

之后我一家三口统统成了家里蹲。一个停职，一个辞职，一个没职。当我们仨看三相厌时，我上小学了。

我知道在比爸妈的游戏中我处于弱势。在弱势群体中我养成了自卑的好品行。每当小伙伴们开始玩游戏，我就开始躲在角落里一边种蘑菇一边用幽怨的目光盯着他们，心中默念：“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当年我头脑中尚未有经济概念，否则我就是卖蘑菇的小姑娘了。

话说因为我在种蘑菇时一心二用，所以当年的游戏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爸、我妈和我气氛沉闷地互相数对方脸上的痣时，我就会从兜里掏出一个粉笔头，高高兴兴大声喊：“我们来跳房子吧！”然后你就会看到欢快的一家三口，长得虽是个个人样，却像兔子一般蹦来蹦去。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亦不管是一米八三还是一米三八，都将大好的时光扔在一堆格子上。当我妈买鸡时，她还会遵从我的建议万分欢畅地拔几根鸡毛当毽子。可惜我踢了那么多年，那毽子还是像鸡一样到处扑腾从没回到我的脚上。

那时候，手机流行了，大哥大歇菜了；电子宠物流行了，流浪猫狗变多了。腰间别个电子宠物宛如怀里挂着个手机，我不顾我家有两个人在家待职的艰苦条件，抱着我也当会儿富家千金的美好愿望，逼着我妈掏出买肉的钱买了一个电子宠物。我坚信电子宠物绝对比插了两鸡毛的毽子听话得多。电子宠物呈蛋型，上面嵌了个小屏幕，小屏幕上显示了一个小怪物。我看到它后蓦地升起一股做母亲的快慰，即使我不过五六岁，即使我的娃是个小怪物，但是我当年照料它的程度绝对可以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主持人看了我的感人事迹一定双眼含泪、声音哽咽。我的颁奖词是这样的：不是生母，是人口买卖，无关血缘；不是人类，是电子怪物，不能言语。生小星，用不管进食或如厕都悉心照料的深情告诉我们“母爱”的含义。不过我的电子小怪物更加感人肺腑。它为我的“母爱”事业，死了活了，活了死了，生生死死无尽也。

是的，我的电子宠物有个很傻叉的系统。如果我在睡觉时它撒了一泡尿，并且我没有及时起来，它能活生生被尿给熏死。如果我在跳房子时没有注意它病了，它死的速度就相当于AK47轰了它的头。这个系统更傻叉的是如果我太溺爱它，它就会产生叛逆心理，背着个包包感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去了。这个系统最傻叉的是，浪子不回头，回头身先死。我作为一个母爱泛滥的娃，隔几天就要把小怪物弄死，我内心何其

悲痛。当我的小怪物去天国一日游时我都要拉开窗帘暗道：“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当电子宠物遍地都是后我的人生便没了目标。阔是摆不起来了，有一个电子宠物只能表明我不是中下贫民，我爸不是家里蹲。我愈加自卑了。人自卑了就喜欢在家待着，但在家待着也不能保证我的童年一尘不染。

当时电视早已普及，我家原本能收三个台，后来仗着天线高又收了一个上海台。本来常规应该是中央一套、江苏台、泰州台，由中央到省再到市的传统政策方针。现在出了个上海台便不大好定位了。但这难不倒正乐于思考的我，我明白邓爷爷画圈圈的苦心了，我明白什么叫辐射了，上海作为离泰州最近的一个圈，它不仅辐射了经济还辐射了电视台，在经济全球化中我感受到了辐射实体化。

我当年是一个除了自卑尚算正常的娃。正常的娃都是要看动画片的，太聪明的娃会觉得动画片太弱智了跟不上他的思想境界，他们要看《半边天》，而太愚钝的娃基本就看不懂动画片了。当年家长完全不需要规定孩子六点钟回家，因为五点半电视机里就会传出悠扬的歌声：

“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每当这个带着美好愿望的声音响起，天南地北的小伙伴们就会抛下玻璃珠、橡皮筋等一系列可以打发时间充实自己的游戏道具，统统奔回家守在电视机前，由着董浩叔叔、鞠萍姐姐带领我们进入动画时间。不可否认，那俩穿得只有大裤衩遮羞的海尔兄弟成功地捕获了一群平均年龄在六岁左右的纯情女孩的芳心。那些小女孩在第二天上学时总喜欢聚在一起讨论她们共同的男人。可以想象这个场景是奇特的。你知道我是个正常的娃，我是不会喜欢俩穿着大裤衩的小子的。我一直以为我喜欢的是个正常的男人。他在中央工作，在中央的电视台工作，他有一个好